

# 列宁生态正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 王甄玺

**[摘要]** 列宁生态正义思想不仅为“人与自然的正义何以可能”寻找到了理论依据,而且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关怀落实为一条可操作的现实路径。在列宁那里,生态正义呈现为生态环境、生产和社会公正这三重维度:在生态环境维度上,列宁提出,“承认自然界”是生态正义的基本原则;在生产维度上,列宁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本源性关系,而且将社会化生产作为寻求生态正义的新范式;在社会公正维度上,列宁努力实现自然资源的共享与合理分配,并通过法律文件和科学技术等保障俄国劳动人民的居住环境和资源的平等分配。经由苏俄的社会主义生态实践,列宁生态正义思想真正地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哲学思想转化为现实的运行机制。

**[关键词]** 列宁;苏维埃;生态正义;生态危机;生态实践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6.004

**[中图分类号]** A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4)06-0036-09

**作者简介:** 王甄玺(1994—),男,法学博士,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提及列宁,人们往往会第一时间想到其在政治革命与哲学领域的成就,但其在生态理论方面的贡献却并未受到足够关注。在列宁生活的年代,生态危机尚未完全暴露,但列宁已经留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发的生态问题,并针对这样一种“生态裂痕”给出了解决方案。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列宁的生态理论是其探索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重要成果,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生态正义思想。并且,他还在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落实了这些思想,实实在在地促进了“人与自然界的正义”。有国外学者指出,列宁非常重视

生态环保,比如他在国内建设时期就十分留意生态建设<sup>①</sup>,并认为“列宁确实在生态学领域作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贡献——立法、科学的政治支持以及生态正义的理论贡献”<sup>②</sup>。有国内学者也认为,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而且从自然资源利用、土地政策、科技运用、生态法律四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sup>③</sup>。但是,列宁缺乏对生态问题进行专门论述的著作,其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呈现出一种散射状的分布样态,依据这些线索对列宁生态正义思想进行重构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当前关于列宁生

<sup>①</sup> 参见 Douglas R. Weiner, *Models of Nature: Ecology,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7.

<sup>②</sup> Stahnke Ben, “Lenin 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 Russi,” *Peace, Land, and Bread*, no.5, 2020.

<sup>③</sup> 参见邓亚中:《列宁生态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97页。

态思想的论文及专著都比较少,其生态正义思想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 一、列宁生态正义思想的渊源

生态正义要回应的是“人与自然的正义何以可能”这个问题,并试图在承认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共生性的前提下,将共生性的伦理关怀转化为现实的、可操作的路径。它强调科学调整人类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利用公共权力开展自然资源的公平分配,使自然资源的使用主体转向广大人民群众<sup>①</sup>。在列宁生态正义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列宁生态正义思想的理论源头,俄国传统的生态自然观是列宁生态正义思想的历史底蕴,俄国自然资源浪费的状况与社会主义生态实践是列宁生态正义思想的现实背景。

#### (一)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马克思摒弃了“人与自然天然对立”的西方传统哲学理念,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出发,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非正义状态追溯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链条(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中,并以生态正义的视角寻求人类社会与生态界和谐相处的运行机制和政治实践模式。

首先,自然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是“从生产开始的”<sup>②</sup>,自然界为人类社会的生成和发展提供着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人类社会为了自身的持续运行,就必然“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sup>③</sup>。“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sup>④</sup>,如果离开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也将丧失存在的根据。列宁在《哲学

笔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然界作为永恒的存在,“是第一存在物”<sup>⑤</sup>,并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应用到阶级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无视生态环境,只围绕资本运行,而无产阶级是维护生态环境最为积极的力量。

其次,自然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敬畏自然和善待自然,不能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生态问题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界间的张力,“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的一定的能动的关系”<sup>⑥</sup>,无休止地破坏生态平衡,只会带来自然界的报复。列宁指出:“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活动的基础”,唯有遵循自然规律,人类才可以“成为自然界的主人”<sup>⑦</sup>。

最后,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是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了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它以经济理性驱动对自然的“重新立法”,使资本成为支配一切的权力。由此,自然不再被视作人的无机身体,而是为资本服务的资源,失去“感性的光辉”的自然界只能服从于资本的增殖本性。“把自然界当作解放的领域”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核心论题<sup>⑧</sup>。依照这种哲学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使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的生产状态,“生产过剩—生态污染—两极分化”是资本逻辑的固有症候。马克思认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的共同路径,只有对“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sup>⑨</sup>,将全体成员的真实需求纳入有计划的自觉联合生产之中,扬弃为利润而生产的资本逻辑,才能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

①参见王岩:《生态正义的中国意涵与逻辑进路》,《哲学研究》2022年第5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0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⑤《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⑦《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5页。

⑧参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页。

列宁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养分,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既不是“永恒的制度”,也不是俄国人民的“福音书”,而仅仅是一种历史性的范畴。对于俄国无产阶级而言,革命的矛头不仅要指向沙俄的封建制度,还应对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在他看来,生态正义要致力于解除自然资源的私有化与精英化的占有模式,使其转变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确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 (二)历史底蕴:俄国传统生态自然观

约翰·福斯特指出,列宁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感兴趣,而且对俄国的生态问题十分关注,他一生都受到了俄国整体生态自然观的影响<sup>①</sup>。在俄国传统生态观中,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尤为重要,大自然与土地既是美德的化身,也是人类生存的根源。“土地是我们的记忆,是历史,是我们的全部活动”<sup>②</sup>,这是当时俄国人的普遍认知。从俄罗斯童话故事到普希金笔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其中一以贯之的对大自然的虔诚鲜明体现了俄国固有的自然观。而在各种文献中,“贫瘠”一词经常被用来描述俄国的自然地理环境。美国历史学家P.派普斯在《旧制度下的俄国》中指出,俄国与同纬度的其他国家相比,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比如,全年只有5个月的农耕期,且在20世纪以前,其农业收成十分有限,一直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在这样自然条件下的国家似乎难以发展出高度繁荣的工业、贸易与文明<sup>③</sup>。因此,“大部分俄国人的智慧都用在了如何充分利用土地”<sup>④</sup>方面,甚至衍生出了“大地是圣母”这样的自然崇拜观念。十月革命以前,俄国落后的工业化状况是整个欧洲少有的:俄国既没有先进欧洲国家的电气化程度,也缺少传统的工业大机器设备,国民生产生活主要依赖于自然条

件,自然资源被视为俄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素。如17世纪,彼得大帝曾喊出了“为出海口而战”的口号。自罗曼诺夫王朝开始,俄国为争夺出海口而与周边国家展开了长达300多年的战争,并将其中一座出海口城市命名为“圣彼得堡”,以纪念彼得大帝的功勋。19世纪,俄国出现了通过渔猎记录大自然的“渔猎文学”,折射出俄罗斯民族的生活景象。在列宁看来,俄国传统的自然观在俄国人“吃母亲奶的时候”便被烙印在内心之中。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普列汉诺夫会主张自然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必须将自然环境纳入对人类社会的考察与历史演变的分析之中,并提出这样一种地理环境学说:“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sup>⑤</sup>，“一个没有金属的地方的居民,就不能发明优于石器的工具……因此,周围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的缺乏或丰富,曾经给工业的发展以无可争辩的影响”<sup>⑥</sup>。可以说,向来重视自然环境的俄国传统自然观为列宁生态正义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

## (三)现实背景:俄国自然资源浪费的状况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展

福斯特指出,在列宁生活的年代,俄国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强调人与生物圈的辩证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辩证交流,列宁就是站在俄国自然资源破坏的状况下来分析俄国的时代症结的<sup>⑦</sup>。1913年列宁在《论国民教育的政策问题》中指出,俄国只有1/5的儿童和少年接受过国民教育,俄国广大群众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截至1917年,全国4/5的人口被官方界定为农民,在农业设备引进之前,农民的劳作时间往往超过18个小时,并且对自然界充满崇拜之情。广大群众一方面不敢对自然资源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另一方面在利用现

① 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 “Late Soviet Ecology,” *Monthly Review*, vol.67, no.2, 2015.

② 叶·伊萨耶夫、沈灿星:《土地——我们的生命之源》,《苏联文学联刊》1992年第2期。

③ 参见理查德·派普斯:《旧制度下的俄国》,郝葵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3年,第21页。

④ 理查德·派普斯:《旧制度下的俄国》,郝葵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3年,第14页。

⑤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65页。

⑥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167—168页。

⑦ 参见 John Bellamy Foster, “Late Soviet Ecology,” *Monthly Review*, vol.67, no.2, 2015.



有自然资源的过程中效率极低,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sup>①</sup>。思想理论若无实践的淬炼就无法真正得到检验。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的野蛮生长,列宁着重对“迫害型”的资本主义生产进行批判。他认为,在俄国日渐滋长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说是靠生产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而这只会加深俄国人的“奥勃洛摩夫”习气。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列宁率先提出,要将苏俄的自然资源收归国有,使其由资本家、地主阶级占有转变为劳动人民所有,“农村中不再会有地主了”<sup>②</sup>,使人民群众真正地掌握生产资料。

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列宁对生态问题有了更深刻的反思。“在斯莫尔尼时期和在此前后,我们做了够多的蠢事”<sup>③</sup>,关于自然资源的利用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这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国内战争的现实压力,使大量的产品被战争所消耗;土地政策运行不当,挫伤了劳动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小农主义习气仍然是俄国人民的思维定式,他们难以真正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真正力量;在自然资源开采方面,科学、有序、合理的计划经济模式难以实现,不规范的生产模式导致国有资源被进一步掏空。为了有效地开发自然资源,列宁主张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经验,重视“掌握管理技术、具有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经验的人才”<sup>④</sup>,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列宁十分清楚,当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尚未真正完善时,需要运用资本主义的技术、资金和管理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如列宁所言,有些任务需要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了劳动的物质技术前提的情况下才能实现”<sup>⑤</sup>。

## 二、列宁生态正义思想的三重维度

列宁生态正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维度:在生态环境维度上,列宁从价值理念出发,强调“承认自然界”,尊重自然规律;在生产维度上,列宁反思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性,致力于扭转异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公正维度上,列宁主张资源的合理分配,保障每个人的生态权利。

### (一)“承认自然界”:生态正义的首要原则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列宁生态正义思想的重要核心。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并对俄国传统自然观中的自然崇拜观念进行了扬弃。他多次强调要“承认自然界”,并对自然进行去神秘化,将对自然的认识建立在化学、生物学和哲学的基础之上。

首先,就自然界的地位而言,唯物主义承认自然界和外部世界是独立于人类思想而存在的,基于此的生态正义的首要原则必然是承认“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目的活动的基础”<sup>⑥</sup>。“人在没有认识自然规律以前,是‘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人认识了自然规律,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sup>⑦</sup>依照列宁的看法,“人自己也只是……自然界的一小部分”<sup>⑧</sup>,尽管工业革命开辟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新纪元,但“人只能在认识到自然力的作用以后”对自然加以改造<sup>⑨</sup>,人类只有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立即支持卢纳察尔斯基成立人民教育委员会,负责保护环境。1924年,苏维埃自然保护协会(VOOP)成立,其成员多达1000人。在列宁生态实践影响下,生态政策被视为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

①参见《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5—118页。

②《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③《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0页。

④《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0页。

⑤《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6页。

⑥《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7页。

⑦《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页。

⑧《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8页。

⑨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0页。

经济和社会总政策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①</sup>。其次,就人的地位而言,列宁指出,人在自然界中居于主体性的地位。人类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自然的本质认识,而人类之所以在自然界具有主体性地位,就在于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自然界合理地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在列宁支持下,1919年2月,苏维埃出台了《关于社会主义土地规划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措施的条例》,要求保护土地,通过灌溉、排水、水利工程等方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建立自然保护实验站和示范区。最后,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列宁认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于正确看待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共生关系。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中,列宁始终坚持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自然界作为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保护生态是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并不因自己依赖于自然界而感到可耻”,并批判“把人同自然界分割开来的唯心主义”以及“把自然界神化”的观点<sup>②</sup>。在生态环境维度上,列宁始终坚持将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视为完整的统一体,认为两者具有和谐共生的辩证关系,并强调“为了保护我国的原料产地,我们应当执行和遵守科学技术规程”<sup>③</sup>。列宁十分清楚,当时俄国依然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其发展需要依靠自然资源,如何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与合理开发是俄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关键。为此,列宁在1921年签署了《关于自然遗迹、花园和公园保护的法令》,要求保护自然资源、动植物以及自然遗迹,并规定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土地不得用来耕种。

## (二)“苏维埃+社会化生产”: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范式

马克思主义早已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态恶化的“物质变换断裂”,无论是美国的“地力损

耗”,英国与法国的“森林消失”,还是德国的“气候改变、江河淤浅”<sup>④</sup>,都是这种断裂的明证。资本逻辑与生态环境的割裂关系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地方,就会出现生态问题。列宁十分清楚,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不同,在帝国主义时代,生态困境已经蔓延全球。帝国主义的世界性殖民意味着分配“一小撮人”的资源占有权,其向全球推行的异化的生产方式、分配模式与消费结构只会导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不断加深。在“帝国主义理论”中,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指出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演变。这意味着资本正以加速、失控、连续的节奏侵吞自然界,将人类社会与全球生态圈纳入“过度开发—过度消耗—过度浪费”的恶性生态循环中。列宁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展开对自然资源的疯狂剥夺与对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榨取,但它“是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无从汲取发展的力量”,病症始终无法好转<sup>⑤</sup>。根本原因在于,自然资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仅作为商品而存在,为资本的增殖而服务,对资源的无节制掠夺埋下了重重隐患。

如马克思所言,“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sup>⑥</sup>。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列宁力求恢复人与生态的平衡,在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开展符合生态正义的生产实践。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区别于反生态的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他主张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借助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实现社会财富的公有化。国内战争胜利后,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目的在于使俄国小资产阶级经济模式转变为“苏维埃+社会化生产”。“苏维埃”可以促进对自然资源的计划性的、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在自然资

①参见马骧聪:《关于苏联自然保护立法和管理的几个问题》,《国外法学》1984年第1期。

②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页。

③《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27页。

⑤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源管理方面进行科学的“组织计算和监督”<sup>①</sup>，“社会化生产”可以集中解决人民生活所急需的工业产品。二者的结合能够使社会生产服务于人民群众，使自然资源摆脱资本的控制。在列宁看来，大工业生产方式是先进社会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既可以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提供物质基础。如列宁所言，“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sup>②</sup>。“苏维埃+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不仅可以解决生产效率和财富分配的问题，还可以通过保护生态环境来保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过列宁也承认，向新的经济关系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逐步由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转变。建立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列宁生态正义思想和实践的核心，而国家资本主义是列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手段和具体形式。在列宁生态正义思想的指导下，俄国开始通过计划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使用进行管理和规范。

### （三）资源的合理分配：生态正义的实现路径

罗尔斯曾指出，所有的社会基本的善都应平等地分配<sup>③</sup>，但现实是资本通过专利、许可证和法律将世界的公共自然资源和技术私有化，以确保自身的垄断地位<sup>④</sup>。生态正义要求人们在生态资源的利用中确保协调一致和公正分配<sup>⑤</sup>。在列宁生态正义思想中，生态资源分配应与生态保护相结合，避免过度开发资源，破坏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合理的分配才能促进社会的公平，自然资源的共同占用和平等分配就是最好的生态

正义。

具体而言，列宁生态正义思想回答了“分配什么”和“如何分配”的核心议题，旨在保障人的社会平等，尤其是资源占有与平等分配的平等。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少数商人握有巨款……大批局部工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sup>⑥</sup>。仅占人口数目1.5%的贵族阶层，占据着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sup>⑦</sup>。列宁认为，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需要保证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自然资源，而不受经济、政治、文化等歧视。其一，要在宏观层面合理规划自然资源利用。列宁指出，必须“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的、力求合理地利用经济资源的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sup>⑧</sup>。在沙皇时期，自然资源尚且无法合理利用，遑论资源的平等分配。因为“官吏都是有产者阶级”，他们对人民群众漠不关心，一心致力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sup>⑨</sup>。直到俄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资源的平等占有才有了可能。其二，要推进制度层面的变革。十月革命胜利后，沙俄遗留下来的保守观念与薄弱基础对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所有地下资源，如矿石、石油、煤炭、盐等等，以及具有全国意义的森林和水流，归国家专用”<sup>⑩</sup>，保障人民共同占有自然资源。同时，为进一步改善俄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1917年4月，列宁在《关于修改党纲的草案》中提出：要拟定“卫生法”，“改善劳动卫生条件，保护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并把卫生工作交由工人组织选出的卫生监督机构管理”<sup>⑪</sup>。其三，要注重发挥科技的作用。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将

①《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9页。

②《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页。

③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92页。

④参见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250页。

⑤参见彼得·S.温茨：《环境正义论》，朱丹琼、宋玉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⑥《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9页。

⑦参见《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7页。

⑧《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⑨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9页。

⑩《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⑪《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91页。



文明的成就与科技的精华转变为剥削手段,“使大多数人处于奴隶地位”<sup>①</sup>。对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不仅无法使广大人民公平地占有生态资源,反而加深了劳动人民的苦难与社会的两极分化。而要改变对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和精英化等非正义的占有方式,就要将科学技术与苏维埃相结合,寻求对科技的社会主义使用。列宁指出,必须加快电气化和科技化进程,并“为了更广大的群众而运用它们”<sup>②</sup>,使科学与技术“改善劳动卫生条件,保护工人的生命和健康”<sup>③</sup>。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中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sup>④</sup>,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需要运用科学技术,以及带领科技工作者为俄国广大劳动者服务。在列宁的生态正义实践中,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致力于扬弃传统西方工业文明以牺牲自然资源和剥削劳动者为手段的非正义社会发展模式,着力构建合乎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 三、列宁生态正义思想的当代意义

“列宁站在俄国社会崩溃浪潮的顶峰,是致力于消除收入不平等、贫困和文盲,保护俄罗斯的自然空间的斗士。”<sup>⑤</sup>列宁生态正义思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维度,并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方式落实了生态正义。在列宁生态正义思想的影响下,“苏联在生态学方面作出了世界性的贡献,在气候学等领域对科学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同时也引入了开创性的保护形式”<sup>⑥</sup>。在当下,列宁生态正义思想依然能为我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新的启发。

(一)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苏维埃的生态遗产指向了这一点:创建生态可持续的社会所需要的是“一个充分承认人和自

然辩证关系,克服了组织者和有组织者之间、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分歧的社会,人们能够作为创造性的参与者加入其中”<sup>⑦</sup>。

在列宁生活的时代,生态问题虽有所浮现,但尚未成为时代性话题。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全面兴起的时期,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科技万能论与工具理性思想的兴起使人类在更深程度上相信征服自然的可能性,甚至认为生态问题的出现单纯是因为科技的线性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自然循环发生了冲突,只要采取合理的技术措施和创新科学技术就可以有效地减少甚至消解生态危机。另一方面,生态帝国主义甚嚣尘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政治、科技等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大肆掠夺,将本国的生态矛盾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并以西方为中心构筑生态壁垒,将“西方中心论”渗透至整个生态系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殖民和生态霸权行径加速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背离。当人类开始思考如何从这场危机中解放出来时,列宁的观点仍能警醒人们:“承认自然”,需要扬弃征服自然、向自然开战的“人类中心论”,构建一种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公正的新型文化伦理形态。列宁主义之所以被阿尔都塞视为“活着”的理论实践,就在于列宁以反思者的身份从历史科学的视角透视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态、政治结构的多重维度,审视了生态正义的最终出路,指出了人类解放与自然解放的有机统一性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列宁看来,人类社会的运行与生态系统的循环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然资源并非私有财产。生态正义的实现需要人类社会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自然规律并不因人类实践活动的介

①《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3页。

②《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0页。

③《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91页。

④《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页。

⑤Stahnke Ben,“Lenin 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 Russi,” *Peace, Land, and Bread*, no.5,2020.

⑥John Bellamy Foster,“Late Soviet Ecology,” *Monthly Review*. vol.67, no.2,2015.

⑦Stahnke Ben,“Lenin 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 Russi,” *Peace, Land, and Bread*, no.5,2020.

入而丧失其客观必然性的本质,人类作为社会历史的“剧中人”,即使进入自由王国后,也无法改变自然规律的必然性本质,而是会更加强调同自然的联系。

## (二)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合理的分配方式

在列宁的文本中,学者们大多关注列宁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的揭露,较少地注意到列宁从生态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反思。实际上,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业已描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领域和资源领域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如列宁在论述城乡对立时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反生态性:“在大城市中……人们都在自己的粪便臭味中喘息”,反生态性的生产驱使着“所有的人……都要定期跑出城市,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喝一口清洁的水”<sup>①</sup>。在分析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以人造肥料代替天然肥料时,列宁也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浪费了天然肥料,市郊和工厂区带来的污染物充斥在河流与空气中<sup>②</sup>。

列宁认为,“说工人生活日益困难是由于自然界减少了它的赐物,这就是充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sup>③</sup>。在他看来,生态的非正义性在于少数人对自然资源的垄断,以及资源占有的阶级化和精英化。在资本逐利与现代生态症候共存的状态中,不可生物降解、不能被自然循环分解的合成产品本身就是大机器生产的基本要素,资本的逐利性要求自然资源占有与开采的私有化与过度化。因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在资本的轨道中就是增殖的“食物谱系”,对于广大劳动者而言,资本主义的生态掠夺只能带来“失业、贫困、剥削、压迫和屈辱”<sup>④</sup>。生态问题不单纯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还折射出人与社会所构成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在列宁看来,生态正义的实现必须回溯至生

产关系本身,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机会、科技的不平均分配往往造成了知识和资源的垄断。因此,列宁指出,只有让劳动人民共享资源,才能促进劳动者“自己动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俄国”。变革生态资源分配的不公状况,废除土地私有制,“一切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sup>⑤</sup>,将苏维埃所有的自然资源归全体人民所有,成为列宁实现生态正义的主题。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是生态正义的根本保障。资本主义是“不增殖就死亡”的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天然地排挤自然界,并靠剥削自然资源以实现自身<sup>⑥</sup>。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仅要“承认自然界”,尊重自然规律,而且要改变人与自然界、人与人对抗的社会形态。当前,完全的公有制与按需分配尚不具备条件,生态主义的实现路径是坚持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确保社会生产的有序安排,以避免无组织、无政府和无序化带来的生态问题。

## (三)利用法律和科技手段,走生态正义的现代化之路

经济落后的苏俄如何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带领下、通过非资本主义的方式走出一条正义的现代化的道路,是列宁面对的史无前例的难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其他国家更无先例。“摸着石头过河”的列宁认为,必须重视法律保障和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在列宁看来,过去的法律和技术服务的主体是统治阶级,而法律和技术在苏维埃政权那里将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为此,列宁签署的法令文件多达200余件。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苏俄政府就颁布了《土地法令》,将土地、地下资源、水和森林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宣布自然资源是全民共有的财产,明确了政府具有对国家土地、地下资源、水和森林的监管保护义务,从而为苏俄的生态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

①《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3页。

②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4页。

③《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0页。

④《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12页。

⑤《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19页。

⑥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础。在列宁的生态思想的指导下,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自然资源的法案。譬如,在1918年5月苏维埃政府颁布了《森林法》,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利用;1919年,列宁推动苏维埃政府建立数百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后续的《关于地下资源的特别法令》和《关于全国性疗养区管理的法令》均是苏维埃政府以法律保护生态的重要文件。

在科技方面,列宁认为,技术应用不等于资本主义技术应用,科学技术作为人的肢体延伸,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确实可以提高能源利用率,并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科学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它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技术模型中嵌入了权力分配、生产关系和劳动分工的等级性”<sup>①</sup>。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技术应用往往受到资本的宰制,技术成为资本的基本要素,使自然力的开发与使用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它们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线路和交通工具”<sup>②</sup>,甚至可以成为“资本家屠杀千百万工人和搜刮巨额财富的手段”<sup>③</sup>。在此,技术这一范畴已经成为资本运动的同行者,甚至成为否定人类社会既定秩序和内在平衡的主要力量<sup>④</sup>。列宁认为,不同生产关系下科学技术的服务目的是不同的,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获得新的利用方式时,就会消耗尽可能少的自然资源以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类社会的生活条件。对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苏俄来说,“工业必须在现代技术基础上恢复”<sup>⑤</sup>。因为在俄国,阻碍苏维埃实现生态正义建设的诸多因素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人民的政治觉悟不高和生态意识欠缺等因素,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低下的科技水平。因此,列宁以极大的谦虚和包容的态度引导资产阶级技术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实践,不仅将科学技术视为苏俄社

会主义生态建设的重要条件,更将现代科技和先进管理视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必然基础,提出了“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这个等式,指出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重视科学技术,实现苏维埃的电气化才是实现正义、民主和公平的基础。列宁非常清楚,只有在广泛联合的生产实践中,科学技术才能真正发挥促进国家建设的作用,从而使科学技术服务于广大苏俄人民。历史证明,列宁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重构是成功的,不仅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渡过了最初的战争与饥饿的难关,而且为下一步的生态建设与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四、结语

列宁生态正义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共生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生态危机以及实现生态正义的道路。苏维埃政权在成立初期非常困难,内有饥荒蔓延,外有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联合围剿。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列宁依然毫不动摇地支持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生态正义实践,并建立了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自然保护体系。列宁生态正义思想与苏维埃的社会主义生态实践是基于俄国具体实际而展开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哲学与社会主义实践的首次结合,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的思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当下,我们见证了生态危机下脆弱的生态环境,也满怀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列宁在生态领域富有预见性的天才构想和突出贡献仍具有启发意义,不应被遗忘于历史的长河中。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图景无时无刻不在提示着我们,是时候在“人与自然的正义何以可能”的生态伦理议题上向列宁的生态政治哲学汲取营养了。

责任编辑 罗雨泽

①解保军:《生态资本主义批判》,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年,第72页。

②《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41页。

③《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7页。

④参见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67页。

⑤《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3页。